

北 大 网 事

思想的碎片

www.beida-onlin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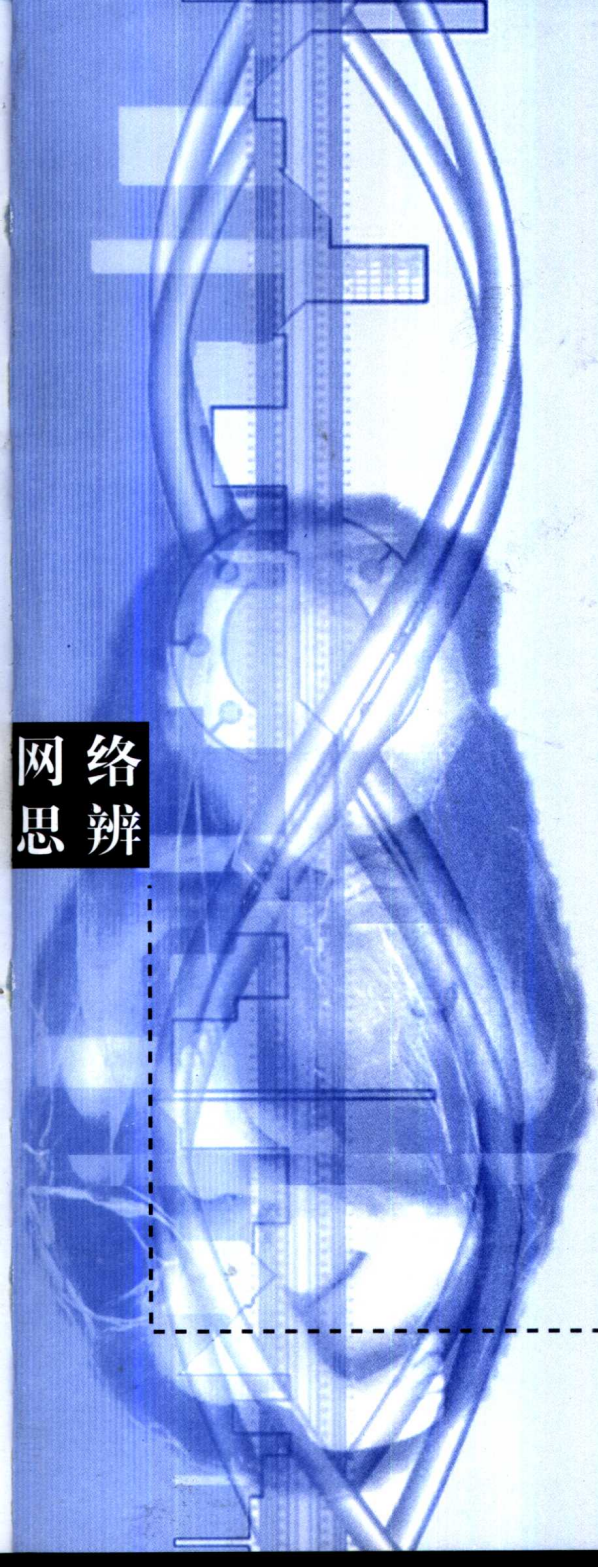
网络
思辨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大网事

思想的碎片

网络思辨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碎片/胡续冬,马骅编

(北大网事)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54-2208-X

I. 思…

II. ①胡…②马…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819 号

策划编辑:钱文亮

责任编辑:阳继波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7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685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思想的碎片 (代序一)

鱼宏亮

学术突显，思想淡出。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曾以《“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为题对当时尚未发达的北大传统文化研究作了长篇报道，那些还未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才开始在媒体上崭露头角。不管是一种预言还是一种导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萧索情绪似乎找到了一种归属，人们一下子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热忱之中，从学者到平民，一下子都成了国学的死心塌地的信徒。中国的学界又热闹起来了，儒家、黄老，甚至释教也成了博雅君子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短暂的启蒙时期结束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就像跑马一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踢踏一通又绝尘而去，不留下一丝痕迹。人们的话题又接着七十年代开始进行。思想运动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并不难理解。

有人说传统文化研究的复苏是中国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不管怎么样，能使得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总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真正的学术最终都会突破那些以学术的名义进行

的人性的桎梏。虚妄在真理面前总是无处躲藏。

但是，我们的困境似乎在于，一旦我们进入了解读传统文化的语境，就会与当代的世界思潮失之交臂。传统依然是过去的传统，谁也无法提交令人心仪的当代形式。当学者们又开始提倡皓首穷经、“曰若稽古”式的学问之道时，另一部分绝顶聪明的学人却在以另一种形式向思想的集权靠拢。说他们“绝顶聪明”绝不是说他们都因为学问做的太久而脱卸了少年的乌发而华发早生甚至毛之不存。相反，他们都很青年，青年得让从职称上引为同侪的教授们如坐针毡，剧感郁闷。于是，波普尔、哈贝马斯、福柯、后现代、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等等的大师们又在中国人头脑里跑了一回马。虚构的论题，假想的论敌，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当然，这样的头脑运动并不是没有产生任何果实，多少人出版了论著，评了教授，多少人成了学术权威，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力”。多少个山头被迅速占山为王，而鲁钝者就不得不落草为寇。长袖善舞是不能落寞的资本。

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原因的。以繁荣学术、解放思想的崇高名义——为学者们的梦呓定义一个宏大的主题正是统一口径者的能事。所以，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些思潮也就免不了成为一场闹剧，那些建立起宏大叙事的学派只是满足于独领风骚三五年的“辉煌”成就，而最后，一切都不免流于沉寂。学术突显，思想淡出。在这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概括里隐含了多少袖里乾坤、皮里阳秋。

思想的碎片在熠熠闪光。我们只能蹑手蹑脚地在学术和思想的高楼大厦抑或废墟之间寻找着那点点“鸡零狗碎”的东西，来慰藉我们落寞的心灵。这本小册子收集的这样一些东西，没有体系、不成系统。许多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大家都是



通过他们可爱的 ID 进行交流。也有一些我们崇敬的知名学者的文章，相信大家读了以后自有分说，这已不在话下。

相濡以沫，傲啸于“三角地”（代序二）

马 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学生们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修身，在宿舍里讨论着家国的未来，在校园里胸怀天下。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最著名的一个地方，这里没有草坪，没有高大的建筑，有的只是一块小小的海报栏。但就是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生展现着自己的抱负，挥洒自己年轻的生命力。

北大在线的网上论坛“三角地”开通以后，继承了现实中三角地的风格。有时唇枪舌剑的激烈程度要比现实中的争吵更高。然而可贵的是，大家都没有把这种讨论引向人身攻击的歧途，而是恪守着围绕问题本身发言的原则。除了北大自身的学生，“三角地”上也汇聚了很多外校、外省市的不分年龄身份的网友，包括来自海峡对岸的同胞。“三角地”成了一种胸怀天下、自由思考的精神象征，这种象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北大这个行政和地理上的范畴。

除了这种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世界发展和现状的关心之外，年轻人们还在这里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活力。校园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都显得那么亲切和自然。这里没有矫情，只有对白衣飘飘的年代不可言传的沉醉与欣喜。或是淡淡的伤感，或是机智的调侃，每个人在网上通过文字都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的校园生活。

古人曾经沉迷于制造一个江湖，笑傲一个江湖，相忘于一个江湖。如今网上的“三角地”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江湖有很大的区别，但那种相濡以沫，弹铗而歌的气息却是胜似江湖。

这里很多的人都很快将要走出校园，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愿他们能够记住自己在“三角地”上傲啸四方的雄心，记住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良知，记住自己白衣飘飘的校园时代，也记住自己在网上的家园——三角地。

目 录

思想的碎片(代序一)	鱼宏亮	1
相濡以沫,傲啸于“三角地”(代序二)	马 骅	4

网 来 有 鸿 儒

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	戴锦华	3
北京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	李 猛	16
“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 实践形态	孙立平	24
语言和语言之外	赵汀阳	50
契约的隐喻——对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 ...	朱苏力	64
布什政府与未来的中美关系	朱文莉	75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胡星斗	82

思想操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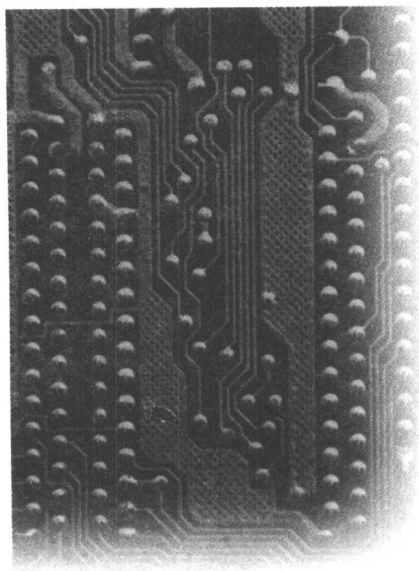
- “主权属于人民”的哲学解释 何几页 97
- 北大的“嘘”声 netants 101
- 《我的父亲母亲》观后随想三题 摆弄 105
- 自由主义——一种月缺式的微笑主义 jiahua 112
- 高尚而残暴的群众 佚名 119
- 为邓晓芒提出辞去博导一事访陈嘉映、赵汀阳 ... 陈岸英 125
- 滚!——论反媒体艺术 朱青生 132

大话校园

- 北大的天空 朱靖江 149
- 墓志铭 PUCCINI 152
- 忆北大“文革”旧事 理胜 156
- 九八级学生观北大 renyz 166
- 北大的过去,北大的现在,北大的未来 Morrison 171
- 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 dongtinghu 174
- 北大、清华和人大 bluebell 180
- 也谈北大与清华——真实经历 K3J6D9 184
- 为清华北大网友开骂进言 yhyhy 189

某大学诺贝尔奖获奖名单	Nobelpku	193
前列腺	pigsyme	196
文学虫子	Rr510	204
动物论文	gty2000	208

网
来
有
鸿
儒



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

戴锦华

反神话与神话

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这神话甚至在他身后构造着一次对“自由”的祭奠与“庆典”。一个“自由人”的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他作为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的身分。

在王小波溘然辞世之后，众多的纪念文字中出现率最高的字眼是“自由”与“理性”。这不仅是指他辞去高校教职，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角色；也不仅是指他在任何文学机构之外，身为一个自由的“职业作家”；这同时指称着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思考自由，并以他独有的方式书写自由。然而，如果说在王小波灿烂而沉重的戏谑笑容背后是一颗浪漫骑士的心灵（参见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时代三部曲》代跋，《青铜时代》，第62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5月）；那么，“自由”与“理性”在王小波的笔下，尤其是在他的小说里，并非一个新的神话、一个浪漫的传说，

而是一份清醒的伤痛，一个被沉思并拆解的对象；而在他的行为与书写方式中，它是多重意义上的实践，一种间或充满痛楚与迷惘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的作品中充满了奇异的、非理性的场景。但它们并非仅仅是明洁的理性之镜映照出的异己者与敌人，相反，一如自由始终是压迫“游戏”中必须的一方；非理性也始终内含于理性的实践之中。于是它不仅是理性与自由的书写，而且是对理性与自由的书写。

王小波死于华年。这四个字用在他这里毫无矫饰的色彩。它是一个直接而令人悸痛的事实。四十岁，是一个思想者成熟的年龄，是一个渴望书写传世之作的作家成熟的年龄；何况王小波是一个沉默了如此之久的作家。笔者瞩目于王小波，在于他以他奇异的想象、简洁而飞扬的文字之舞建造了一处文学的迷宫，宛如一份“世纪末的华丽”；然而，与其说他在书写这类华丽，不如说他在撕碎种种华丽之时，书写着世纪的灰暗——尽管这灰暗的图景为奇诡的想象之帆所负载，始终鼓动着一份富丽的荒诞与酣畅的讽刺。

不错，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还绝少有人如王小波般地以着魔且透彻且迷人的方式书写“历史”与权力的游戏；但它所指涉的固然是具体的中国历史，首先是我作为其同代人的梦魇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但远不仅于此，它同时是亘古岌岌的权力之轮，是暴力与抗暴，是施虐与受虐，是历史之手、权力之轭下的书写与反书写，是记忆与遗忘。在笔者看来，王小波及其文学作品所成就的并非一个挺身抗暴者的形象、一个文化英雄（或许可以说，这正是王小波所不耻并调侃的形象：抗暴不仅是暴力/权力游戏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间或是一份“古老”的“媚雅”），而是一个思索者——或许应该径直称之为知识分子、一次几近绝望地“寻找无双”——智慧遭遇（参

见《寻找无双》序，《青铜时代》，第47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5月）之旅；它所直面的不仅是暴力与禁令、不仅是残暴的、或伪善的面孔之壁，而且是“无害”的谎言、“纯洁”的遗忘、对各色“合法”暴力的目击及其难于背负的心灵忏悔。王小波对历史中的暴力与暴力历史的书写，与其说呈现了一幅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图景，不如说构造一幕幕狂欢场面；或许正是在古老的西方狂欢节精神的意义上，王小波的狂欢场景酷烈、残忍而酣畅淋漓。这间或实践着另一处颠覆文化秩序的狂欢。在其小说不断的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中，类似正剧与悲剧的历史图景化为纷纷扬扬的碎片；在碎片飘落处，显现出的是被重重叠叠的“合法”文字所遮没的边缘与语词之外的生存。

网 之 结

如果我们将九十年代错综纷繁的文化图景喻为一处话语、称谓与“叙事”之网，那么，王小波及其写作刚好是其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网结。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是以若干种不同的角色和身分，出演于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舞台之上。他是富于原创性的严肃作家，同时是与妻子李银河合作从事边缘群落研究的社会学者，也是报刊的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事实上，是后者——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王小波赢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所谓“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我的精神家园》封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那种似乎已成盖棺之论的“结语”：“崇尚理性、自由”，似乎也更多是从王小波的随笔、而非他的全部创作结论而出。和所有优秀作家一样（鲁迅是其中一个例外），王小波的随笔

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其中一部分是他的小说写作的延伸与精当的自我阐释，而另一些则是今日大众传媒中的颇有华彩的部分，它涉及了诸多领域，呈现着多重、乃至彼此冲突的文化立场。毫无疑问，王小波的随笔犀利、机智，直指一切蒙昧、道学、无知、新旧“会道门”。然而，王小波随笔中被特定读者群——某些中、青年文化人所热衷的，却刚好是那些最具“常识性”的部分。毋庸赘言，王小波的随笔杂文一如他的小说，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常识系统具有显在的颠覆力与震撼，但那些在他身前身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却常常是另一个话语系统中的常识表述——如果它是昨日与今日的反主流话语，那么它正在成为明日的主流文化。类似的局部阅读（如果不称之为误读的话），使人们得出了王小波作品的大众性、通俗性的结论。其中颇为典型的是王小波与王朔间的类比。即使抛开今日已变得“可疑”的审美价值判断，王小波与王朔亦天壤之隔。王小波的作品（其实只有《黄金时代》）是创造而后流行的；而王朔的绝大多数作品则是为流行而制造的。因此王朔、或曰王朔一族必然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并事实上成了九十年代大众传媒的主流制造者之一；而王小波则是在偶然与误读中被纳入了传媒文化人网络。为传媒所钟爱，借用作家本人的说法，是他“反熵”的生命选择中的偶然的“熵增”现象（参见《我为什么要写作》，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第135～139页）。

在笔者看来，王小波写作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的原创性与非大众性。在此，笔者不拟对“大众”、“人民”、“人民大众”、“劳苦大众”、“民众”、“群众”等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式的梳理。类似概念无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所指。显现在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线上的一处重要的雾